



■刘云燕

院子里的丝瓜

每年春天,乡下的院子里都会种下几棵丝瓜。丝瓜是一种极其普通的蔬菜,好在它不占地方,不用刻意规划,随便在屋角找一小块地儿,种上两棵丝瓜,就行了。

丝瓜是一种生命力极其旺盛的植物。只沐浴了些许阳光、雨露,就开始努力地向上攀爬。刚开始时,它那么弱小,仿佛弱不禁风的样子。那细细的根茎,如何托得起将来又大又长的丝瓜?为丝瓜担心着,它却含笑不语。顺着我们搭好的架子,似乎那藤蔓格外有“魔力”,只要让它的藤蔓触动木架子,它仿佛就突然具有了无穷的魅力。它稳稳地抓住,努力地向上。

接着,翠绿的茎向上缠绕,越来越高。我总是赞叹,如此细的根茎,是如何为“冲锋在一线”的藤蔓提供养分的,可是,即使是爬到二楼平台上的藤蔓依然枝繁叶茂,青翠翠绿,不由得让人赞叹。

没多久,丝瓜上开始出现了黄色的花。那花朵可称不上“国色天香”,似乎只是普普通通,鹅黄色,开得大大的,很难用“薄如蝉翼”或“吹弹可破”的字眼来形容。而这些花儿仿佛根本不在意人们的赞

美。只是努力地开放,朝着蔚蓝色的天空,似乎吹响了冲锋的号角。蜜蜂嗡嗡,忙得不亦乐乎。

有时候,在你凝视的瞬间,“啪”的一声,一个开败的花掉下来,而地上,早已落花缤纷。花落的地方,早有一个嫩生生的绿瓜头长出来。开始结丝瓜了。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也到了。此时,丝瓜长得不急不缓,似乎慢慢地也要“梳洗打扮”一番,待小小的瓜抽出条儿,婷婷玉立时分,就让人担心,它的瓜茎不会禁不住它的重量吧?也许我是“杞人忧天”了。无论丝瓜长得多大,哪怕成了憨态可掬的“丝瓜王”,也依然开心地挂在藤蔓上。这小小的藤,可以承受如此大的重量,不禁让人惊叹。

丝瓜到了初秋的时候,开始“疯长”起来,三两天不见,它就能长出足足半尺长来。一不留神,昨日苗条的丝瓜,竟然变成了臃肿的身材,让人暗暗可惜。丝瓜老了,不能吃了,只能留种,或是用丝瓜瓢子洗碗。因此,在摘丝瓜时,需要“火眼金睛”,细心观察才行。有的丝瓜婀娜多姿,漂亮地悬垂在丝瓜架上。而有的丝瓜却极“淘气”,

藏在叶子中间,或是舒舒服服地躺在架子上端,仿佛正翘着二郎腿睡觉,而我们则惊扰了它的美梦。

有的老丝瓜,总见我,似乎也熟络了。每每在我不经意时,突然和我撞个“满怀”,待我揉着脑袋时,它则嘻嘻哈哈地笑着,还以藤蔓为基点,打着“秋千”,让人忍俊不禁。感觉这些丝瓜,特别有灵性,似乎在开开心心地享受着生命的过程。

那天,偶然读到了季羡林大师写的《神奇的丝瓜》。他也感觉丝瓜似乎有思想,能考虑问题。他说:“上下数千年,纵横几万里,从来也没有人说过,丝瓜会有思想。我左考虑,右考虑,越考虑越糊涂。我无法同丝瓜对话,这是一个沉默的奇迹。瓜秧仿佛成了一根神秘的绳子,绿叶上照旧浓翠扑人眉宇。我站在丝瓜下面,陷入梦幻。而丝瓜则似乎心中有数,无言静观,它怡然泰然悠然坦然,仿佛含笑面对秋阳。”

丝瓜的生命是神奇的,可是,当我们用发现美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时,才更能享受生活的曼妙滋味……

■杨丽丽

与秋天书

暑热,一分一分消退
秋凉,一步一步走来
还留有余热的田野
终于在一场大雨之后
裹紧了御寒的外衣
我用目光
抚摸每一朵盛开的野菊
我用耳朵
聆听每一只秋虫的低吟
日子依旧热闹
每一张笑颜
都写满了对季节的向往
每一片落叶
都卸下了昔日繁华
秋意走进湖边的草丛
一只蝉儿
再一次唱响秋天的歌谣
如今,秋凉已至
我只想桂花树下
温一壶老酒
与你一起
回味那些青葱的过往

一树秋风

■寇俊杰

夜晚,起风了,虽然不是很大,但却让人感到了寒冷。正是深秋,树在斑驳的灯影里摇曳,那在风中簌簌落下的,不知有多少片叶子……一树秋风,明天,看到的也许就是一树光秃秃的枝干了。

树和风,总是谁也离不开谁的。树给风提供了一个有形的平台,在树的摇晃中,我们看到了风的形状,温柔的、翩跹的、猛烈的……风无色无形,无声无迹,人们对风的级别没有明显的视觉感受,是树告诉坐在屋里的我们外面有风和风的大小。风给树增添了展示魅力的动能,虽然没有风树照样能活,但是如果树一直是静立着的,和没有生命的电线杆又有什么区别呢?“树欲静而风不止”,听起来树也感到有些无奈,是风强行改变了树的存在方式,但给树以活力的,给树摇曳多姿的,给树坚韧不拔的,舍风还有谁呢?“玉树临风”,给人以美感。

一树秋风,变化最大的是满树的叶子。时令使然,此时的叶柄已渐松动,纷纷飘落已不可避免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,年纪渐老的父亲对此更有感触。他虽然没有上过一天学,但生老病死对谁都是一样的。在老家的院子里有两棵高大的枣树,大的有五六十年的光景,和父亲的年纪差不多,每年秋天,每到秋风扫落叶的时候,父亲总是长时间站在树下,或一动不动,任凭树叶雪花一样落在他身上;或手扶树干,一遍遍抚摸着粗糙得像干裂的土地一样的树皮;或仰望树冠,凝视着能遮蔽大半个院子的发黄的枝叶。父亲像一尊塑像,在枣树下,在秋风中,在落叶里,不知道他在想什么,花白的头发被风吹乱了他不理,树叶落在他的肩上他不拍,时间仿佛停滞了,但叶子的飘落无可改变,岁月的更替无可改变,父亲眼里的泪水无可改变……

父亲靠几亩薄地养大了他的六个子女,那棵枣树结的甜枣是我们童年最好的美食。如今,父亲故去有二十多年了,那时他才六十五岁,也是在树叶飘落的时候,但父亲站在树下的身影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。老家的那棵枣树还在,依旧每年结枣,每年落叶,但是老家已空无一人,那满树的甜枣和落叶,只能落在过膝的荒草里。

树能活成百上千年,风能刮无数次,可树叶的生命只有几个月,像父亲短暂的一生,但就是在这有限的岁月里,每一片树叶都在努力吸收着阳光,抗击着夏天的狂风暴雨,用自己的一生为树的生长贡献着微薄之力,直到秋天来临,树停止了生长,它才在秋风中安然离去。

一树秋风今又起,儿女长大已成人。在风的呼啸和树的摇晃里,叶子完成了使命,在秋风中飘落;父亲完成了使命,在黄土中埋葬……